

□ 本报记者 刘君

苏轼的一生,如观音十二面,面面皆是传奇。诗词书画、治水祈雨,无不卓绝,但他本人最看重的,是那一点“明道”的儒者初心。《东坡之眼》独辟蹊径,从浩瀚的画论题跋中,描画出一个以画寄心的苏轼——在他眼中,画非画物,而是画心。



### 东坡“十二面”

翻开《东坡之眼》,第一句话就吸引了我,“每一个以苏轼为对象的写作者,想必都曾面临张僧繇的困境。宝志禅师划开眼皮,露出观音十二面。”

在密宗形象中,观音有12面,是说一张脸有12种表情,有的慈悲,有的嗔怒,有的劝进,不拘一相,随缘度化。

而有千古第一文人之称的苏东坡又何止十二面?

他诗词、散文、书法、绘画,没有一个不擅长的,还有评论、建筑、实干、哲思、美食,几乎每一面都堪称当时顶尖。

作为文人“天花板”,他最认可自己的文章,曾高调自评:“吾文如万斛泉源,不择地皆可出。在平地滔滔汨汨,虽一日千里无难。及其与山石曲折,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。所可知者,常行于所当行,常止于不可不止,如是而已矣。”语气极度自信:文思如泉,无所不能,自然天成。

欧阳修当年见他文章,惊呼:“老夫当避路,放他出一头地也。”

若要他自己排序,诗词书法只能位列第二梯队,在他心里,第一是做“明道”的儒者,第二是做“载道”的文章家,第三才是诗人、书家,其余都是“游戏人间”的余事。

而《东坡之眼》这本书正是讲余事的——苏轼的精神与绘画世界。尽管众多学者曾对东坡的绘画观点进行过分析,但从未有入将东坡浩如烟海的绘画题跋及绘画论著,与他所观赏并撰文的作品、残存影像如此精准地结合在一起。

书中引用很多诗词画论,文言难懂,却也让人读得津津有味。

例如苏东坡在地方做郡守时,若遇久旱无雨的时节,他总会率众择一风水所在,举行向天祈雨的祭典,几乎没有不灵验的。但他有一则不曾向人透露的祈雨秘诀,除了常规的祭典外,他每次都会取出家藏的黄筌龙画,对之焚香祷告。

### 独到的品画标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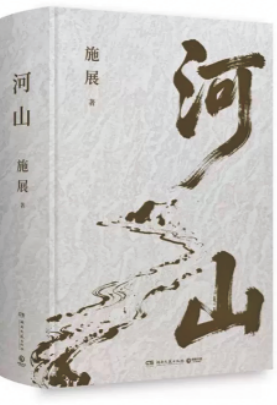
其实苏东坡收藏的每一幅画都藏有他的心事。

早年蒲永升曾为他临写了24幅水图。展卷观赏之际,他提笔于画卷末写下纵论古今画水之格的文字。在他眼中,能够穷尽水的变化,才可称为“神逸”。

为什么苏东坡如此关心水的变化?仅从艺术的角度很难解释,但在他的哲学观念中,水扮演了无可替代的角色。

《易经》卦象中,坎为水,象征陷入困境。坎在上代表雨露霜雪,象征外部的灾难。坎在下代表湖海泉河,象征内部的危机。坎上坎下的主卦和客卦都是坎卦。但在周易当中,没有一个纯粹的凶卦,所有的凶险都是对君子的考验,孕育着化险为夷的机会。

遇到了坎,水才能流动而不漫溢。又因水无常形,故无论安危,也不改变水的本质。



□ 郑连根

在通俗历史写作的叙事多拘泥于朝代更迭与帝王将相的当下,学者施展的《河山》以独辟蹊径的笔触,打破传统史学的固有边界,为读者打开了一扇俯瞰华夏文明的全新窗口。

《河山》最鲜明的特质,便是多学科深度融合的治学视野。作者将地理学、社会学、人类

# 一笔一画,皆为心画



▲历代公认最接近苏东坡形象的画作——清代米芾《苏东坡像》

他在坐船经过秣归屈原庙时,看着眼前的滔滔江水,发出了一个灵魂疑问:如果明知人生有容易的副本,为什么有人却要慷慨赴难?他想在水的身上找到答案。处于困境的君子应以水之心为心,恒久保持美好的品德,行教化之事。

在苏东坡之前,评价一幅画好不好,标准往往是“像不像”,而苏东坡改变了人们对绘画的认知,看的不是画得像不像,而是有没有“读书人的心气、隐士的风骨、诗人的意境”。

透过《东坡之眼》可以看到,若以东坡的眼光选画,谁能入他法眼。

苏东坡一生推崇的画家,首推文与可(文同),专画墨竹,不涂五彩,不描枝叶细节,寥寥几笔,全写竹的劲节、孤清、傲骨;东坡名句“胸有成竹”就是评文同而来,二人都是借物言志、以画寄心。

第二名,李公麟,不重色彩,不重浓墨,专攻白描人物、鞍马、山水,线条极简,干净空灵。不求形貌极致逼真,重在神态、气韵、风骨;书卷气极浓,淡雅冲和,无一丝市井匠气。

第三名,苏东坡自赏,他自己画的枯木虬曲、怪石鳞峋、寒林荒疏,看似草草涂鸦,实则借枯木写人生坎坷、孤高不屈;借怪石写胸中块垒、坦荡风骨。

这类“不求好看,只求走心”的简笔写意,是他审美最本真的模样。

### 假如苏轼是艺考阅卷老师

那不妨想象一下,如果苏东坡穿越回来,作为一名艺考老师,他会如何阅卷打分呢?

当阳光透过窗棂,洒下满屋柔和的光,摇曳的竹影轻轻落在铺开画卷上。东坡先生静静坐在画案前阅卷,最先展开的是宋代院体名画《芙蓉锦鸡图》。这幅画色彩艳丽华贵,芙蓉花瓣的纹路,锦鸡身上的羽毛,都画得细致到极致,一花一鸟鲜活逼真,构图规整饱满,一眼就能看出宫廷画师精湛的画工。

周围看画的人纷纷赞叹,都说画得太写实精妙了,理应给高分。唯独东坡先生握着笔沉思许久,缓缓落下朱笔,只给了六十五分。

在座的人全都愣住了,满脸不解。东坡先生轻抚胡须,坦然说道:“论画以形似,见与儿童邻。”这幅画技法确实纯熟,把外在模样复制得毫厘不差,算得上画工里的顶尖水准,可终究被外在形体框住了,只顾描摹表面样子,笔墨背后没有半点情志和气韵。画里的锦鸡,少了山林里自在灵动的气息;芙蓉花,也没有自然生长的清雅风骨。空有精巧的外形,没有鲜活的灵魂,说到底只是匠人靠手艺雕琢出来的,丝毫看不见文人的胸襟意趣,自然算不上上上佳作。

接下来是王维的《辋川图》。笔墨清淡幽远,远山连绵起伏,林木疏朗淡雅,溪水曲曲折折,没有浓墨重彩的堆砌,也没有繁琐精细的刻画。画面留白恰到好处,墨色温润从容,满是山水间悠然闲适的禅意。

东坡先生慢慢展开画卷,眼里满是欣赏,提笔直接给了九十分。见旁人满脸疑惑,他指着画卷缓缓解释:这幅画的妙处,从来不在表面形貌,而在画外的意境,用极简淡的笔墨,画出自己心中的山河丘壑,把隐逸的心境、通透的禅思都融进山水里。画里藏着诗,诗又融在画中,真正做到了挣脱外形的束缚,直达意境本心。借景物抒发内心,这才是文人画的精髓,这样意境高远的作品,自然是上上佳作。

随后铺开的是文同的《墨竹图》,整幅画只用淡墨勾勒,竹竿挺拔苍劲,竹叶疏密错落,不用一点彩色,也不刻意雕琢修饰,却满满都是君子的清正风骨。

东坡先生一见这幅画,当即忍不住拍案叫好,毫不犹豫给了满分。在场众人都十分惊讶,他便朗声说出缘由:文同画竹,画的早就不是世间普通的竹子,更是文人的品格与气节。笔墨简约,却气韵饱满,画出竹子的外形,更画出竹子的灵魂。人与竹相融,物我两忘,没有半点匠气。

最后展开的,是唐代精工界画《九成宫图》。亭台楼阁画得一丝不苟,斗拱梁柱分毫清晰,色彩浓艳繁复,画面填得满满当当,能看出作者极致的描摹功底和营造技法。

东坡先生微微皱起眉头,朱笔轻轻落下,只给到六十分。他直言:这幅画一味追求形制精准,色彩华丽,刻意卖弄技法,雕琢细节,反倒丢了自然本真的意趣。画画本是文人抒发情怀、寄托心意的事,可这样的作品,困在刻板法度里,沉溺在浮华外表中,重技法而轻本心,追形似而弃神韵,早就偏离了写心写意的正道,顶多算是匠人作品里的佳品,根本算不上文人雅致的艺术。



文同《墨竹图》

阅卷结束,东坡先生放下朱笔,望着满室画卷,坦然道出了自己的绘画理念。在他看来,画画这门学问,技法只是末节,意境才是根本;外形相似是次要的,神韵心意才是首位。作画要抛开世俗匠气,跳出单纯追求形似的局限,追寻笔墨之外的深远意境,做到诗画相通,自然清新,用有形的笔墨,写出无形的胸襟与情怀。

在这位跨界艺考老师的评判里,高分从不属于精工炫技的匠作,而属于意境高远、风骨凛然、藏着文人心性的作品。高低分数之间,是他独树一帜的审美观,更是他流传千年的艺术理念,一笔一画,皆为心画,一评一判,尽是风骨。

### 画无古今,唯论心迹

合上《东坡之眼》,我去了离家最近的美术馆,那里正有一场中国当代水墨作品展。山川风物、人文景观,几乎每一幅都是“大”画,规格上气势恢宏。

一边参观,一边默想,东坡先生关于好画的标准:不必面面逼真,但要有书卷、有风骨、有诗意,有本心;笔墨宜简不宜繁,意境宜淡不宜浓,精神贵真不贵饰。

“你看这几幅巨幅山水,尺幅不小,却不是那种‘虚胖唬人’的玩意儿。”似乎听到东坡先生侃侃而谈。

“浓墨重彩盖住线条的筋骨,满纸铺陈里仍有气韵流转,这才叫以大尺幅写大境界,而非以大尺寸吓人。”

有两幅群仙与松柏图,最合东坡先生心意。

画中群仙聚饮,笔墨简淡却神情毕现,山石的皴擦有宋元遗风,人物的衣袂飘飘,有魏晋风骨。

松柏虬枝,枝干盘曲如龙,松针苍劲如铁,留白处云气氤氲,恰如古人所言“咫尺千里”,方寸间自有丘壑。

“这幅钟馗小像,是我最爱的!”

只见寥寥几笔泼墨,便写尽钟馗的刚直与狂放。衣袍的墨色酣畅淋漓,眉眼的线条极简却神采飞扬,正是东坡先生推崇的“率性天真”。

题字也写得痛快,笔墨里全是性情,没有半点矫揉造作。画钟馗,本就是画人间正气,这幅画,画出了这份精气神。

东坡先生常说,画无古今,唯论心迹。

“这些画,虽用了些新的章法,新的设色,却没了水墨的根——画里有山河,有故事,有风骨,有真情。”

说到底,国画的根,从来不在尺寸大小,不在故弄玄虚,也不在生搬硬套洋玩意儿。现在很多人太浮躁,太功利,把老祖宗传下来的水墨本心,给弄丢了。

总而言之,心正则笔正,意诚则画诚。守住这一点,水墨便不会死。”

逛了这一趟画展,《东坡之眼》更加具象化了。文人画画,不是画物,是画自己。笔墨简淡,萧疏,都是创作者胸襟、学识、性情、心境的流露。工匠止于“画物”,文人达于“画心”。

心,就是最大的象外之意。

时代在变,古今有巨大不同,但人心中那些本质的情感从未改变。

### 书单

《杜甫的船:诗圣最后的漂泊岁月》

刘鲁颂 著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

杜甫草堂当真是几间茅屋?他最后真的病逝于湘江破船之上?漂泊一生,究竟是无奈还是主动选择?学者易中天说:“杜甫的船上,坐着刻板印象‘不一样’的杜甫。他能告诉你,怎样在充满不确定因素的时候,找到确定的自己。”杜甫离蜀直至逝世,余生皆以船为家。“船”既是栖身之所,也是漂泊的象征。本书以“船”为线索,结合杜甫存世诗文,还原诗圣最后十年的行踪与心境,并融入盛唐至中唐的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地理等背景,呈现一个真实而全新的杜甫形象。

《红鞋城:包税人与一个中国北方小镇的兴衰(1906—1950)》

田毅、赵旭 著  
广东人民出版社

“枪杆子”(武权)与“钱袋子”(税权),是撬动近现代中国变局的两大杠杆。前者轰轰烈烈、万众瞩目,后者却深藏幕后,常被遮盖。作者历时八年,采访两百余人,遍查原始档案,描绘了清末民国年间游走于政权与百姓之间的“包税人”群体。这些税收掮客集怯懦与果敢,狡黠与质朴于一身,屡遭打压却并非被动承受,甚至意外拥有了决定民国生死的一块砧码。良税对应好政治,恶税对应坏政治——“钱袋子”之争本是中国历史的一条暗线。包税人的故事不只属于北方小镇红鞋城,更属于所有渴望理解中国制度变迁的人。

《失衡的50年:不平等的起源和当代美国社会》

[美]海瑟·蒙特尼 著  
陈思颖 译  
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

本书系统梳理2000年以来美国政治史,深入剖析其社会问题。作者通过历史研究方法分析美国不平等问题源头,指出冷战后凯恩斯主义实为精英集权工具,通过媒体与公共文化进行意识形态宣传,剥夺公民社会权力。作者认为,无论拜登还是特朗普,都无法解决不平等,根源在于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范式。本书阐释了美国的精英主义如何破坏民主,摧毁美国梦,揭示美国政治的真相。(□记者 蔡心 整理)

### 我与书的故事

## 书中自有夏如飴

□ 汪小科

夏日,空气在阳光的炙烤下弥漫出清甜的味道,这让我想起了名家笔下那些色香味交织的夏天。

老舍笔下的夏天有着西瓜的香甜味,梁实秋笔下的夏天有着酸梅汤的酸甜味,汪曾祺笔下的夏天有着油黄咸鸭蛋的咸香味……他们把饮食的妙趣融进时节里,融进岁月中,让那些没有空调和冷饮的夏天溢出了清爽回甘的气息。翻开书页,重读这些文字,我仿佛嗅到了一个氤氲着人间风味的夏天。不知不觉,燥热被隔绝在了九霄云外。我继续从书中搜寻美食生活的情趣,在汪曾祺《人间有味》中感受“四方食事”的烟火,以及“一茶一饭过一生”的乐趣,在梁实秋《就知道吃》中品味市井风情和美食美味,体味情思的绵延与文化的传承。渐渐地,我尝到了这个夏天的别样味道。

都市里高楼林立,每到夏天,热岛效应加剧。即使躲进空调房,视线也只能局限在那一方小天地里。不受困的我翻开了黄鸪与白关的《乡间的日常》,透过书中描述的为黄瓜、豆角搭架,为西红柿打杈打顶,为秋葵洗叶除虫的画面,遥想田园生活的趣味。还有精心制作时蔬沙拉、杏子果酱、油浸西红柿等私房菜的情景,也激起了我走进厨房,巧手烹鲜的兴致。于是,单调的生活露出了鲜活的美感。再跟随巴陵的《一簋食,一瓢饮,四方味好》走遍大江南北,体验各式各样的风土民俗、惊艳美食,更觉得如沐甘霖。似乎有了这些书籍,就有了很多消暑、纳凉、拾趣的好去处。

作为一个爱美食、爱读书的人,我的眼界又岂会被时间和空间困住?读南半球小猫《四季的盛宴》,我在各种应和时令的炒菜、汤粥、水果餐和甜点中找到了四季更迭的情调,才知道生活的仪式感原来可以在寻常小食、平凡点滴中构筑起来。谈谈正衡《清粥菜头啍啍鱼》,在各种家常时蔬、乡间野味、民间招牌菜和街坊小吃中看遍江南的美食美景、风土人情,将那一方水土孕育出的文化况味牢牢印在了心里。而食物就如季节的轮回和境遇的流转一样只是表象,名家在百食百味中提炼出的对世态人情,对时代风貌的深邃解读,能让我们穿透日常琐碎,隔离千头万绪,把日子过出别具一格的滋味。

夏日里消暑解馋的一饮一啄,怡情养性的一食一味,朴素至美的四季三餐,都能在书中得见。纵使烈日当空,热风炙人;纵使挪不开步,感官局限,书中自有“清凉屋”,书中自有“食如飴”。每个夏天,从文人食客的笔下搜罗出不同的风情风味,久而久之,灼热的空气也有了清新的甜味,拥挤的都市也有了辽阔的视野。夏读“食书”,是一种极好的人生态度,它能让我们无条件地珍惜生活,热爱生活,把快乐掌握在自己手中。

哪本书曾深刻影响你?请用千字左右,写下这本书与你相遇、相知、相知的故事。欢迎来稿。  
投稿邮箱:dazhongriabowt@163.com

